



蔡台客聚
彥火

大灣區的國際文化窗口

大灣區文化融合與港澳融入論壇，於2021年12月27日上午9時30分至12時30分分別在廣州（主會場）、香港（分會場）舉行。

主持人為暨南大學黨委副書記、「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執行院長孫彥。

主辦方包括香港《紫荊》雜誌、香港聯合出版集團、廣州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

我與劉蜀永教授被委派作為主題研討：「大灣區文化融合的歷史方位與基本走向」。

我的題目是《大灣區的一扇國際文化窗口——綜述文化香港的歷史地位和作用》。由於主題演講只有8分鐘，我只能摘要發言，同時提供了一份發言稿。

以下是發言稿的內容——

有人說，香港是一扇開放的窗子，可以自由吸收東西南北風，我說，香港也是一座嬌小玲瓏的文化之橋，中國通過她，可以走向世界；世界通過她，可以走向中國。說香港是嬌小，是對地域、人口而言；說香港玲瓏，因她是通透的、明徹的。

海峽兩岸被西方稱作「鐵幕」的年代，即由1949年—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為止的30多年間，香港扮演了重要的文化橋樑的角色。這裏說的「鐵幕」，在實際

意義上，不純是指內地，台灣在文化思想領域上，對「五四」運動以來的大陸文化特別是文學作品也是採取閉關政策。後者在「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下，把來自對岸的文化及至香港文化也視作洪流猛獸，嚴禁入口。

香港在兩岸之間實際上起了紐帶的作用。

在那個年代，有不少香港人回內地探親，把台灣的文化與西方文化迂迴地傳達到內地；相反，也把內地的文化信息，特別是「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品，如魯迅、冰心、巴金、錢鍾書、王辛笛、卞之琳等等台灣進禁的作品，從香港悄悄地捎到台灣。這種情況，一直到台灣於1991年解除「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為止。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台灣的柏楊先生曾委託我代組織「當代中國大陸文學系列」，包括賈平凹、韓少功、莫言、王安憶、舒婷、馮驥才、史鐵生、陳建功、張承志、劉心武、鄭萬隆等當代大陸新銳作家，開始登陸寶島。

這些稿件全部通過香港的我中轉的，因兩地仍未通函，柏楊出版這套書也是有政治風險的年代，因為台灣的「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仍未解除，有「通匪」之嫌。

（大灣區的一扇國際文化窗口，之一）



爽姐私語
林爽兒

紀念他

冬至開始便有不同的活動，家人聚會做節特別重要，年輕人勿嫌父母緊張，要求人齊吃飯，那是傳統節日，能夠爭取陪伴父母是必須的，也是幸福的。可我父母已不在，想陪伴孝順也沒有機會，想起母親辭世那一年，接近冬至前幾天，特意去探望母親，那天天氣也頗冷，母親看上去有點虛弱，我還問她是否不舒服？要否陪我找醫生，她說可能有些感冒，吃幾粒感冒藥應該沒事，還一再叮囑我冬至買多些好燸，她做東請全家人吃。她喜歡熱鬧，喜歡子女孫兒都在身邊陪伴，所以特別期待家人團聚。誰想到那是我探母親的最後一次，第二天她緊急入院，是急性腎衰竭，立即洗腎，可惜已經太遲，過了兩天她便離我們而去！每年的冬至我們都想起她，很是掛念！

常常想起父母的種種，尤其是近年有機會參加資深傳媒的活動，不少前輩見到我，不期然會提起我的父親，老父在電影界幾十年，其間又跟文化傳媒結下不解緣；那日出席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為屈穎妍師姐舉行祝賀宴，遇到了其中一位前輩，他跟我提起家父，說他年輕時常陪伴家父在新光戲院看戲，我們一家人跟新光戲院的確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又問及家父的畫作如今收藏在哪裏？為什麼不取人！

出來亮相搞個展覽，他甚至提出父親畫的戲曲舞蹈藝術畫作，是特別具有魅力，特別與眾不同的，他更提議可以在新光戲院舉辦呀！這位同姓前輩林建新腦袋轉得真快，此事得認真研究，但願能快快落實吧！相信若此事能成功，是還了父親的一個心願，過世廿年仍然能夠再為他安排紀念畫展，定覺欣慰！

多謝前輩提出那麼好的建議，不過搞個畫展也不簡單，要重新檢視畫作，要找場地，也需要宣傳；不過這些都可以自家一手包辦，但願2022年下半年能成事！

新年很快便到，咱們今年的願望當然離不開疫情快落，回復正常生活！此時多了一個咱家的期望，為先父辦一個紀念畫展！



●家父的書法生命力頑強，一如其人！
作者供圖

選擇學校

近來小學面試剛完畢，不少朋友分享名校面試趣聞。

有一間學校只讓孩子玩玩具，但真的玩好久好久，差不多一個小時，原來老師會暗中觀察每一個人，若常常換玩具即專注力不好，不會取錄。

不過學校這樣做，即只傾向想找一類學生，當中沒有對錯，多人選的學校，大概就是有權利去收窄範圍。

做試驗和考驗學生，都是預計之內，考家長才是令我大開眼界。首先，學校會十分緊迫地才通知家長，例如兩日前才告知要見，一般人很難請假，他們想測試家長是否有時間和學校交接，不論是面試，還是入讀後的家長會，或遇上突發情況，都想有家長能隨時來到學校。這樣已令一般雙職上班族的家長卻步。

其中一間更有面試家長的環節，不是單對單了解父母，而是

一方家長與其他家長進行小組討論。即家長自己進行口語會話考試，當然是以英文進行，朋友被其他媽媽的流利程度，嚇得自卑到也想去補習了。題目是不用太討論的，所以不會過分對立而產生衝突，主要應該是校方想看看家長的英文能力。

我們孩子當年入了的小學，也是通過叩門手段，但反而沒有見家長。轉眼間，差不多又要為上中學而準備。揀選學校時，其實我們最看重的是老師對學生和家長的態度。對我來說，以上的測試已接近走火入魔的伎倆，不過人各有好尚，能夠套用在面試家長身上，證明學校本身大有市場，又或是它建構的「氣場」，也是報名家長所追求的方向，此所以供求雙方均你情我願，也樂得彼此互動玉成其事。

只不過對我們來說，真的絕對對不上脾胃，只能說一句開眼界了！



落地觀察
湯祺兆



姚珏雅音
姚珏

聖誕歡歌

聖誕剛過，新年2022也已臨近，今年的聖誕我特別高興，也特別感恩，由於疫情，我的兩個女兒暫時不用回海外讀書，時隔多年，全家人再次一起在香港度過節日。聖誕節的傳統正是家庭團聚、幸福感恩。

聖誕節，你肯定聽過大家互道「Merry Christmas」，這句話其實來自英國著名作家狄更斯的同名小說《聖誕歡歌》，這部作品1843年12月19日初版，當時出版就造成轟動，至今已是最傳最廣、最受歡迎的聖誕故事之一，並被多次改編成電影、電視劇、舞台劇、動畫片等形式。小說講的是守財奴斯克魯奇，原本厭惡聖誕節的任何慶祝活動，甚至對於自己窮困的外甥弗雷德邀請他參加聖誕家庭團聚也非常冷漠，可是弗雷德仍然熱情擁抱舅舅，並大喊「Merry Christmas」。後來奇幻的事情發生了，上天派來3個聖誕精靈，分別名叫「過去、現在和未來」，引領斯克魯奇看見自己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逐漸體會到家庭的意義，明白了「施比受更幸福」，他終於從守財奴，轉變為樂善好施的快樂之人。

這個故事的意義真正在於讓人們重新找回聖誕傳統，重新重視家庭團聚、分享助人的精神情操。從小說裏，3位精靈幫助斯克魯奇審視反省他的一生，可以看到一個人的成長，往往有很多走入歧路的可能，而小時候的教育和習慣養成是守正前進的保障。

為人父母要教育孩子相當不容易，孩子小的時候擔心他們的身體健康，長大過程中你擔心他們的學業和交友，他們出去讀書時，你又擔心孩子的生活、安全和情緒。孩子每個



百家廊
若荷

冬至，又是一天的風雨，淅淅瀝瀝。兩三天了，看上去不休不止，想出門卻不能出去。我不會開車，步行又太消耗時間。鄰居看我站在門外猶豫，便問，你去買菜？我答：是的。她轉頭，回屋取了一大兜什麼，往我懷裏一塞，我接過來，沉甸甸的。她說，是老家的親戚送來的蔬菜，太多了，吃不了，就想分給鄰居一些。我有點難為情，但還是收下了。

清香撲鼻的花生散發着泥土的氣息，特別是那幾隻佛手瓜，那麼可親地迎接着我的目光，一如多年前，我與它對視的模樣。我的記憶，便是從這種瓜得瓜過程而來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各地倡導庭院經濟，有院子的人家幾乎家家種佛手瓜。集市上還有幼苗在賣，小小的瓜秧，包裹在河水濡濕的泥土裏，只露出兩三片青葉，張揚着生命的色彩，買來找個牆角，挖坑施肥，種下去，不久就長得枝繁葉茂。

從此，佛手瓜在小小的庭院裏扎下了根，無論是鄉村還是城鎮，它那填充菜籃子的速度，實在是持家婦女的幸福和喜悅。一枚枚果實迅速長大長成，走進煙火之家，就能把日子過得紅紅火火。佛手瓜喜搭起的棚架，數十根修長の木棍撐天蔽日，供瓜藤在上面攀援升騰，滿院就會碧綠青蔥。佛手瓜花有黃、白兩種，在沒形成果實之前，它的花朵也如纖纖纖指，妍靜美麗地開着，潔淨的不容人染指。

猶喜晨間，陽光臨照的時候，它們沾着露水的花瓣上，就像粘滿了小小的珍珠，那麼細密地散在上面，剔透晶瑩。奇怪的是它的花並不怎麼芳香，卻引得蝶飛蜂舞，就像不請自來的客人。溫暖的陽光下，蝶蜂匆忙穿梭於棚架的客間微微的氣息裏，讓人想起周邦彥的詞：「多情為誰追惜？但蜂媒蝶使，時叩窗櫺。」寂靜的小院裏花開花落，不經意間抬頭，看到滿架的果實都沉甸甸的，一個個珠圓玉潤，就像《西遊記》五莊觀裏的人參果倒掛上面。

佛手瓜是我的最愛，只是如果不是鄰居送我，也想不起去集市買它。它太普通了，也

階段父母都有不同的擔心，因此每個階段與孩子的溝通都有不同的特點，但是最重要的是在孩子小的時候有自律的訓練，養成好的習慣。等到孩子長大了，就是引導，如果還是父母說了算，就會造成他們叛逆。家長和孩子的溝通很重要，雖然孩子當時未必聽得進去，但潛移默化中會對他們今後的人生大有裨益。

我父親對我的教育，就是很好的例子。小時候他常在我耳旁嘮叨，告訴我他希望我成為一個怎樣的人。我六七歲時，他就希望我能出國讀書，希望我在世界上得獎，然後回來為國家作點貢獻，為社會做點事情。雖然我當時聽了未必清楚其中的意義，但潛移默化中我的人生確實承載着父親的關愛和期望。

父親從小就把我自律的習慣訓練得很好。我11歲進寄宿學校，拉琴和學習已經成為我生活中必須的事情，我很主動練琴。等到我去美國求學，當時雖然外面有很多吸引力，但我唯一的想法就是把琴練好，可以去參加國際比賽為國爭光，每天的生活也是家裏和學校兩點一線，當時完全不覺得枯燥。

所以說家長對孩子自律的培養，好習慣的練成有重要的責任，同時這也是和孩子不斷溝通的基礎，因為通過溝通才能把自己的人生經驗和他們分享，才能讓孩子們比我們過得更好，比我們感悟更多人生的道理，也使這個世界變得更加美好。

再次感恩今年聖誕我擁有的家庭團聚，也希望所有的家庭在聖誕和新年的特別日子，有一個溫暖、有愛心、有希望的節日。感恩平安幸福的一年，也希望大家把愛和希望傳播給更多需要關懷的人，願香港的明天會更好！

生於泥土

太不起眼，故而集市上買它的人不多，以它做美食佳餚的人也不多，每每說起來，總有人抱怨用佛手瓜做出來的菜味道怪怪的，故而市場供應量不大，起碼北方人在它面前還有些拘謹呢。它已不再是生活剛剛起步時的單調需求了，不再擁有北方庭院裏大搞經濟作物種植時期的那份收穫之後的驚喜，飯店的席面上，也很少有人將它推出幾道，令人嗜後不忘的菜品。

成車成筐在集市上售賣白菜、蘿蔔的菜農商販們很多，卻獨不見如此這般熱鬧開出佛手瓜的景象。賣它的人大都是些老人、年邁者。冷冷清清的集市上，把小攤選在遠離人群的角落，孤獨地等候人們的光顧，等來的卻是些匆匆的腳步，他們的目光更多落在應季蔬菜上面。擺在地上的蔬菜也僅限佛手瓜一種，賣佛手瓜的老人不是菜農也不是小販，他們所賣的佛手瓜是自家小院的收成，家裏放不下了才拿出來到集市上出售。

佛手瓜的產量實在是太高，正常情況下一棵能結百餘隻，只要在院子裏種上一棵，角角落落裏都是纍纍的碩果。鄉下的院落空闊，一個院種一兩棵佛手瓜都不算擁擠。結出的佛手瓜吃不了，就想着賣了它，想着它們價格便宜，應該會有人青睞，可現實卻不是這樣。

其實，在我的眼裏，佛手瓜是個好菜。它不僅適合做菜，還適合觀賞，它身上有光，不着一點煙火色。在瓜果高懸的時候，就是一幅青枝綠葉的畫兒。瓜兒一點點長大，瑩潤光澤，綠彩如釉，採摘時更是仙氣飄飄，猶如合攏一起的佛手，一雙雙纖指併攏微握，那合起的掌心裏，是祈禱還是祝福？它不像蔬菜，更像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是仙子一般的清麗脫俗，一股神祕力量的存在。

我是每年秋冬都要買佛手瓜的，那是在多年前，只要趕集就會買一些回來。我知道賣佛手瓜的攤位具體擺在什麼地方。這幾年買得少，是因為家人在附近的一塊地上開墾了菜園，種上一些趕時令的蔬菜，一年四季播種、採摘，從不間斷，也就把佛手瓜冷落



水過留痕
少爺兵

起跑線上努力衝刺

友人匆匆忙忙地趕到，剛坐下已急不及待地表示，剛看到巴士站附近有不少人聚集，音樂歌聲在街頭響徹，所以湊過去看熱鬧，原來是TVB的「聲夢小花」們在現場「快閃」表演歌舞，宣傳《青春本我》一劇，也見多位年輕男女在「聞歌起舞」，氣氛High爆。

筆者跟朋友輩們都有追看《青春本我》，另一位友人插嘴道：「看着一班小姑娘和一班大男孩身穿校服載歌載舞，那股青春氣息感染力很強，讓觀眾心情亦愉快，想起青澀年代的我們的校園生活點滴，有一定共鳴感，現在的她（他）們都在工作起跑線上努力衝刺，並要兼顧學業，而以前的我們雖然不至於是書呆子，亦要在學業成績上付出努力，一紙文憑如『定海神針』指引着踏進社會工作時的重要一環（學歷），所以面對工作時要勇敢踏出第一步是很重要的，雖然有不足，但看得出她們有熱誠，活力四射，青春無敵！有前途。」

「快閃」的表演在很多國家地區流行，目的是在短時間裏讓人認識到表演者及歌曲，這種宣傳推廣手法、效果不錯，初次在街頭面對龐大的觀眾群，表演者都難免心情緊張兼「腳震」：「真係驚到個心好似快蹦跳出來，卻要扮『鎮定』，不過呢種經驗又好難得，會令你記一世。」持客觀中肯心態的人表示，演藝圈的新人大部分初如一張白紙，不要對她們有個人的「人設」，只需視乎她們每次的演出能給予觀眾個人的感覺是什麼？那張白紙自會因演藝人的種種經歷及經驗填滿色彩。

有資深製作人則指娛樂圈就是「夢工場」，什麼形式的「夢」都會存在，唯一的標準是千萬別「人比人」，沒有比較就沒傷害，然而「夢想」跟「癡心妄想」是兩碼子的事，後者只會累死自己啊！

了。今年7月，當地大雨滂沱，水位上升，把那塊地淹沒了，好幾種蔬菜剛剛種上，便被大水圍困而亡。經受減頂之災，田地荒廢，季節也入了秋、冬，時令不再，種植蔬菜的大好時機已然錯過，從此，我只好返回青菜市場買菜。再去，也不算陌生，只是新搬來的小區離市場遙遠，來往不方便，每回去，都是找易於貯藏的菜蔬，比如洋葱、白菜、蘿蔔、甘藍。

佛手瓜又名車人瓜、安南瓜、壽瓜等，原產於墨西哥、中美洲等地，1915年傳入中國，算來也就是百年。先是在江南一帶種植，爾後遍及全國。總覺着，佛手瓜應該屬於女性，因為有我這樣的人愛它，從來都不嫌棄。戀着烹炒之後的味道，一盤青絲，清茶淡酒也是歡喜。佛手瓜含有豐富的纖維素和蛋白質，既可做菜，又具有藥用價值，熱量又低，是心臟病、高血壓患者的保健菜。通常的做法是將肥瘦正好的豬肉切成條，熱油下鍋，等肉炒到7分熟放蒜末、醬油，加水、鹽燒至沸騰，再倒入已切好的青絲，在沸騰的湯汁裏翻轉，稍後淋醋，把水耗乾，就可出鍋。經歷了水與火的錘煉，這樣做出的佛手瓜會更加鮮美香脆。

佛手瓜炒肉絲最好，烹湯也不錯。首先熬好一鍋排骨湯，佛手瓜切片，撒入湯裏，一番繁繞回味趕緊停火，不要熬製得太老，不然就失去佛手瓜本身的色澤和味道了。不光佛手瓜可吃，尖而脆嫩的藤蔓也可炒食，它的味道美如芥蘭，別具一格。無論是清炒肉絲，還是涼拌蝦仁，佛手瓜都與佐料密不可分，互透互滲，佐料點化了它們的生命。這樣的菜適合一日三餐，不太適合杯光觥影，所以，它多不參與擺滿魚肉的大席，不媚俗，一身傲骨。

感恩佛手瓜，更感恩那些使其生於斯長於斯的泥土。一杯泥土，有着多少歸塵的前身呢？天上飛翔的，地下行走的，植物蔓爬的……都與它息息相關。它孕育了生命，滿足了人類的溫飽，擔承起歲月裏的所有滄桑，儘管生命終老，煙消雲散。生於泥土，歸於泥土。它只知道接納，從不拒絕。

末世的掙扎與絕望，在《第一爐香》裏回魂

許鞍華導演果然沒有令我失望。

在開場裊裊婷婷的《第一爐香》裏，末世的氣息緩緩流動，浸泡在頹廢糜爛的時代，魚水之歡稍縱即逝卻能使人暫時忘了眼前的苦悶。喬琪喬、梁太太、頹廢的毒入了膏肓，既已不能脫身，索性爛在泥淖裏找樂子。盧兆麟、睇睇、晚兒初初沾染了一點鴉片般的末日迷醉，便以為眼前忽然爆起的光亮，是改換門庭的機會，便飛蛾撲火不管不顧，一個一個往前衝。殊不知，只是迴光返照的一點子泛白罷了。葛薇龍算是一個清醒的旁觀者。她只是想火中取栗，藉着那點光亮，找一條有可能康莊的大路。不成想反被泥潭裹包裹着情懷的一股怒火，給勾住了。她多少還是掙扎了幾次，最終仍舊敗下陣來。在裝裹上純白色的嫁衣後，也半推半就跌坐在了淤泥裏，和梁太太、喬琪喬一樣，深陷於侯爾清醒、候爾自責、候爾麻木的末世絕望。

絕望和絕望歸根結底還是不同的。梁太太的絕望，更多是不甘心的意難平。憑什麼她在如花似玉的年紀裏，要選擇委身給一個黃土埋到嘴唇的人。憑什麼到她徐娘半老了，那些年輕俊俏的男人們，才開始在她的手段裏供她驅使。憑什麼，她要成為那些年輕姑娘們的幌子和墊腳石？管他

好的壞的，不如都拉下水來，苟且在一處，誰也別瞧不起誰。

喬琪喬的絕望，是知道有顏有花招的他，天生就是招驕馬的料。破落勳爵的老子，給了他少爺的頭銜，給不了他一世的錦衣玉食。混跡在華洋雜處的香港，東西方的規矩都不用守。純種的洋人鄙視飢不擇食，地道的東方人又覺得桀驁張揚不好駕馭。唯有像鯢鯢一樣，滑溜溜的在有钱的女人堆裏打滾。誰的裙邊都能站，誰的便宜都能沾，復刻梁太太的人生路上了，她已經避無可避逃無可逃，但骨子裏的那一點傲慢，終究不能徹底淪落到認命。這樣的痛苦，吞下去多少麻藥，也解不了。

《第一爐香》的小說看過幾遍，字裏行間，針針穩準扎進骨頭縫隙，要拍成片子，卻散亂如珠，不易成形。許鞍華導演，王安憶編劇。一頭是香港人的煙火算計，一頭是上海人的細膩精

緻。3個女人，歲月磋磨，竟合力打造了一根攪珠成釵的長針。

電影營造出的亂世氛圍，較文字更直率濃烈。主場景的花園，本來清新翠綠，氤氳在水漬裏的粉牆，搭配着長久的雨霧，以及灰白陰鬱的天色，自然而然滋生出潮濕寥落哀傷低陷的調子。穿梭其間的人，也就無可爭辯地有了那個時代的氣息。俞飛鴻、馬思純、彭于晏，演技都可打70分及以上，出戲違和的表情和鏡頭，還是在焚幕上閃現。開場那個飯局，也簡薄到遜色於我的想像。多少活靈活現的眉目大戲，抱憾於無處登台。不過，演電影的人和看電影的人，都有眼前的場景和真實的情緒，要處理、要拿捏、要手足無措的愣神。於是，坐在電影院裏，便覺得這樣將《第一爐香》呈上來，已經算是很不錯了。



●電影《第一爐香》劇照。
作者供圖